

跳越大海的你

高中同學聚會，徹這個名字不可避免地在飯桌上出現。這並不奇怪，徹長著一張相當出名的臉，上學時是學校的風雲人物，我們那一屆的學生畢業以後，無論哪個班組織聚會，總是很難不提及這個字。酒過三巡，氣氛漸熱，有人忽然問：「說來，妳當時怎麼和徹談上的呢？」

我想了一下，說：「大概是腦袋有問題吧。」許許多多人都笑了起來。大家都以為不過是一個無傷大雅的玩笑，此時用來快活氣氛加一把火，恰到好處。可是這句話不是說謊也沒有開玩笑。和徹談戀愛，像是短暫高中生涯的一場小型車禍，自行車相撞的級別，好在我跳車及時，幸免於難。

分手不久，徹傳來訊息，訴苦說他情場球場雙雙失利，實在是非常絕望。我和他交往了一年半，早不似最初對他一無所知，便深深明白，這言語間情場失意的委屈，絕對抵不過球場失利的難過。

而同樣因為這交往的一年半，教我即便深知如此，也狠不下心，下不了手，無法真說些刺人的話。最後我回他兩個字：「活該。」心覺已經做到一個好朋友最大程度的仁至義盡，和一個前女友應有的體面。

很早以前便有人問過我：「妳怎麼會跟徹談戀愛呢？」

同樣的問題，我也問過自己。在我跟他傳訊息聊天，他卻過了很久才回復抱歉剛剛才看到的時候；在我接過他的巧克力，然後看見他桌上堆成小山的禮物的時候；在我和友人一起踩著夕陽回家的時候，她說：「妳談了戀愛肯定會跟徹一起走吧，那我以後豈不是要一個人走回家了。」我卻可以安慰她說：「不會啦徹放學之後要訓練，所以我們還是可以一起走。」

在這些時候，我都無數遍地審視過去，並無數遍地發問：「我當時怎麼會和你談戀愛呢？」

然後我會無數遍地，得出一個相同的、絕望的答案：「大概是腦袋壞掉了吧。」

還記得腦子壞的最嚴重的那天，我跑下觀眾臺向你表白。我還記得那天天氣很好，青川^{註1}舉行和白澤^{註2}的練習賽。你轉球，助跑，起跳，拋球。球越過網，被狠狠扣下。砸地。巨大聲響，震耳欲聾。最後一分屬於白澤。青川落敗。你們鞠躬，集隊，離開。

我很早就知道你的名字，但那時候還是不太肯定地向友人問道：「他叫徹，對嗎？」友人說：「是啊怎麼了，徹耶，妳不認識？」我說：「沒怎麼。」我說這句話的時候你正好走出場館。我說完就跑了下去，幾乎以跳下觀眾臺的飛躍姿態。我在走廊的轉角追上落單的你，氣喘吁吁。

徹看上去很意外。「怎麼了？」他問。

我說道：「我可以跟你交往嗎？」他看上去更意外了。完全理解，畢竟他剛輸掉一場比賽就被人告白。其實我比他更意外。準確地說，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。我發誓在這之前沒想過這回事，真的。

更恐怖的是我在那個瞬間預知了他的回答。

大家總是在起哄徹是校園公用的帥哥男友，實際卻沒什麼人邁出過這一步。這本身是很輕易的一句話，而且它很輕易就能有回答。

但我不想——

徹說：「可以啊。」

他的口吻很平淡，平淡到我想要去死，遁地而死。他一定不知道我把高中三年最瘋狂的瞬間花費在他身上。他問我：「但是，為什麼？」

我那時候正在想著死的事情，大概神經元也一起死掉，張口就說：「你發球的樣子像跳海。」

他哈哈大笑。笑得肆無忌憚，很不厚道。接著，他告訴我，他要趕快走追上隊伍，否則會被罵，沒辦法再多聊。

離開之前，他回過身沖我眨眨眼，「我記得妳喔，我們以前見過吧？」他的語氣溫柔得讓人毛骨悚然。他說：「那天我在練習，回頭看見妳坐在看臺上。」我趕緊求他不要繼續說下去。我知道他要說什麼。那天我在哭。他當時甚至停下發球走過來好心詢問我，說同學妳好，是不是出了什麼事。我哭得正投入，不想理他，胡亂扯借口搪塞，說上次考試考得很爛很難過。這自然是騙他。我沒想到他會記得那次見面。

在第一百零一次看著他接過其他女孩送來的小餅乾之後，我決定分手，結束掉這個因為腦筋抽搐而開始的戀愛。不，說是戀愛都抬高了它，簡直毫無戀愛體驗感。總而言之，那是我第一次想要分手。而徹只是笑著道歉，語氣黏糊糊，雙手合十地賣乖：「對不起嘛，真的很不好意思，以後我會注意啦。餅乾給妳吃嘛好不好。不要生氣啦。」我又氣又好笑，說我才不要，你倒是把餅乾好好地還給人家女孩子啊。徹用一種很欠揍的語氣，兼一種惡意賣萌的表情：「妳不會再哭了吧？」我說：「……你好煩！」

第一次分手行動，就這樣被徹帥氣的臉和黏糊糊的撒嬌給糊弄過去了。現在想來，還是覺得甚為可惡。

不過徹至少做到言而有信。在他好聲好氣地婉拒其他女孩子送的禮物，然

後直起身子幾分得意地冲我歪起腦袋笑時，我就無法繼續使用那個理由。

有時候，我們做一些校園普遍情侶會做的事情。比如午餐時間，跑到教學樓陽臺上一起吃便當，聊一些無關緊要的瑣事。

他說排球，說買到了很好吃的飯團，說排球，說今夏的修學會去沙灘，說沙灘排球。而我和他說今天考試超級爆炸難，說那家飯團還有個口味也挺好吃，說學校除草機聲音好大，說教育旅行的時候我們兩個班好像在一起，說那個地方的海景很有名不是嗎。

我們各說各話，各行其道，彼此相安無事。

而我還是和友人一起回家。只有一次除外。那天我要當值日生，便提前和友人說，妳先回去，不必等我。我將事情弄完，走出教學樓的時候，看見了徹。他大概剛訓練完，洗過澡，渾身很清爽，也很輕快地往外走，看見了我，便揮揮手。

「一起走嗎？」微笑著說。

夕陽像枯萎的秋葉一樣在身後鋪開。一路上都話很少，或許是因為我沒有和他一起走過這條路，第一次，便覺得尷尬。我覺得自己應該說些什麼，然而鼓起勇氣，又說不出口。最後的一段路，徹碰了碰我的手，小聲說：「妳明天，要不要來看我訓練？」

我答非所問：「你能不能好好牽手？」

於是徹牽住我的手。他的手寬大，粗糙，手心有薄汗。我和他踩著夕陽慢慢吞吞地往回走，那些枯萎的金黃像是落了一根火柴在上面，燒成很長很長的路。轉過路口，他說：「好啦，我就送到這裡了。」於是我鬆開手，他退後一步，像今天下午看見我時一樣，笑著揮揮手。

回家的時候，父親正在看電視。我踏上樓梯，他忽然問我：「今天發生了什麼嗎？」我反問他：「為什麼這麼說？」他笑著說：「妳看起來很失落，如果不是因為妳沒有談戀愛，我會懷疑妳失戀了。」我能感受到，父親試圖開個玩笑讓我開心些，但這個玩笑很蹩腳，不僅是因為徹。我轉過身看向他：「爸爸……」他說：「嗯。」他的目光很平靜，很溫柔，很愛我，這讓我說不出口。我最後和他說，其實我今天很開心。

次日我依言走進排球館。排球隊在訓練，我告訴徹不用管我，然後一個人坐上看臺。看了一會兒，深刻意識到我一定不適合打排球，練習真的好無聊。於是我拿出早就準備好的作業。寫作業的間隙我抬起頭，徹在練跳發，助跑，起跳，騰空，拋球。

那個球的力道很大，宛若扣球，落地的瞬間震耳欲聾。出界。徹笑著對教

練說抱歉。好吧，看來這招還得再練練才能上場。

他轉過身，淡了笑，第二次拿起球。助跑，起跳，騰空。有一瞬間像是要飛起來，那個瞬間，他的神情裡有一種我從未見過的，近乎鋒利的沉默。好像面對的不是一個社團活動，是一個更嚴肅的，和生死能夠相提並論的事物。

我必須承認，在認識徹之前，我聽到很多傳聞，關於他迄今為止的排球生涯。那個瞬間，所有人的嘆息聲在我腦袋裡響起，以致於我錯過了球落地的瞬間，沒有看到結局。

練習結束以後他問，他的發球怎麼樣。

我後來在想，他是知道我不懂排球的，那麼他的本意也許是想讓我誇誇他。然而那時我脫口而出：「像跳海一樣。」

徹只是笑著搖搖頭。我猜他很無語，只是沒說。

於是我也不打算告訴他，我們第一次見面時候的事情了。記得那天他也是在練發球，威力尚不及現在這樣兇猛，但也看得讓人心緊。也就是那天，他走上觀眾臺，問我為什麼哭，我回答說是因為考試考砸了。

但其實不是。

那天的前一天，晚上父親醉醺醺地回家，嘴裡念著另一個女人的名字。第二天醒來，我們三人卻都裝作什麼都不知道的样子。這兩件事情，說不上哪個更讓我絕望。母親告訴我要做一個堅強的女孩，眼淚永遠只為自己而流。

於是我一邊流眼淚，一邊看徹發球，半邊腦袋想著混亂的家事，半邊腦袋想著昨日青川第不知道多少回輸給白澤的消息。

徹還在發球。砰。砰。沒有第三聲，因為他抱著球朝我走了過來，低聲詢問，也是我們的第一句對話。而我眼前的畫面其實還停留在他發球。砰。砰。砰。縈繞不散的幻覺。我總說徹發球像跳海。像是不得不去說一句不想說的話的我自己。那句話梗在我的喉頭，我邁不出最後一步。而徹徑直一球斬斷全部退路，縱身跳了出去。非深思熟慮不要跳海，懸崖高千丈，大多数人不是溺斃於深海，而是在接觸海面的瞬間，摔得粉身碎骨。

秋季舉辦教育旅行，我和徹的班恰好被安排在一起。去的地方有知名海景，我和友人買了椰子沿沙灘散步。

然後徹忽然出現。他很高，擋住眼前的一小塊陽光。徹說：「要一起走走嗎？」他的語氣，讓我回到我做完值日的那個下午。一樣輕快，柔軟，好像我答應也可以，不答應的話也沒有關係。沒等我說什麼，就看見友人狹促地沖我眨眨眼睛，飛快溜走。

好吧。我只好說：「你怎麼來了？」

徹露出受傷的表情，拿手捧著心臟位置，委屈巴巴地說：「怎麼了，我來看看自己女朋友也不行嗎？」

最受不了他這招。我低下頭喝椰子汁，嘆了口氣，解釋道：「我是說，你不是在和別人打沙灘排球嗎？沒打幾局就過來了？」

徹手上也捧著一個椰子，說：「因為感覺椰子看起來很好吃，所以來找妳。」然後他往前跳了兩步，沙灘上留下凹陷腳印。徹指著海岸線問我：「海的那邊是什麼？」我福至心靈地想和他開玩笑，便說：「海沒有那邊。」

這句話讓他短暫地沉默了一會。他很高，站在那裡，目光望著海面，或者更遠的地方，像是插在沙子裡的一桿鐵質旗幟，在太陽底下烤得滾燙，堅硬，沉默。

徹問我：「妳畢業以後有什麼打算嗎？」

我回道：「讀大學吧，能考上喜歡的最好，不能的話也沒有辦法。你呢？」

他毫無遲疑：「我會去阿根廷。」

徹指向大海，說：「跨過一整個太平洋，我會去阿根廷。去那裡繼續打排球。」他說「會去」，既不是「要去」，也不是「想去」。

腳下的沙子有一種細膩的，流動的熱意。

我那時候很想問一句，那我們呢。可是終究沒有。好像在徹的生命裡，總有一樣東西排在一切之前，於是讓他格外強大，也格外脆弱，什麼都可以不要，沒有把握一定會獲得什麼，但有十全把握一定會失去什麼。他望著大海，然後回過頭沖我笑了一下。

他長得真的很帥，面容在太陽底下白得仿佛過曝。好像他即將要跳進這片海裡，不留餘地，不留退路，這張過曝照片便成為我擁有的最後回憶。我沒有告訴他這是我第二次想要分手。

我預感到即便今日不提，也終有一日會分道揚鑣。因為他不在我的未來裡，就像我也不在他的未來裡。

可是徹那樣笑，他看起來真的很開心，提到海對面的時候，提到排球的時候，提到未來的時候，他看起來真的很開心。我什麼都說不出口，徹，你遲早會失去更多、更多、更多。這不是在詛咒他，只是在心裡默默地替他提前道明

命運。

很難說遇到徹是我的不幸還是幸運。他有那些我沒有的東西，驅使他往前走，不回頭，去受更多的苦難和挫折。如果我從他身上借走一點，希望他不會介意。離開前我在水龍頭下把腿上的沙粒沖走，並對他說：「徹，我們都會遇見比彼此更好的未來。」

高中第三年的縣內預選賽，塵埃落定，青川再次惜敗。徹已經不知道第多少次輸給了白澤。因為在很多人的預料之中，所以雖然懊惱，但不驚訝。徹在走廊的轉角遇到我，我遞給他一瓶水，盡量不去提起這場比賽。

但是他先開口：「妳覺得怎麼樣？」我回道：「你打得很帥。」他還是笑著搖搖頭。像以前無數次我告訴他他的跳發像跳海時一樣。我說：「等你收拾完了，去外面的麵館一起吃麵吧。」他說好。

是個陰天，大家都沒有影子。我踩在徹身後的一塊磚上，停了下來。「我在店裡等你，你還是吃豚骨拉麵嗎？」「嗯，和以前一樣。」

他的目光好安靜。我們都對即將發生的事情心知肚明。

徹到店裡的時候，天氣已由陰轉小雨。我們嗦著面，相視無語。這家店的麵真的很實在，直到我一口都吃不下了，我停下筷子，說道：「徹，我們分手吧。」

徹說：「好。」我提分手，徹說好。這就是我們的分手全過程。沒問原因，只是說一聲好。太平靜，平靜得好像交往一年半也不過是場夢幻泡影。再一想，人生多漫長，足有好多好多年，一年半的時間算得了什麼。分手是很輕易的事情，輕易得和我們當初稀里糊塗的開始如出一轍。

我因為你打排球的樣子愛上你，然後又因為排球和你分手。徹我不會再為你哭了，不會再為你的難過而難過了。你打排球的樣子真的很帥，比你送我巧克力的樣子帥一百倍。但是掰掰，再見。今後你去阿根廷不知道會不會想起我，但你要記得那時候的我肯定比你還要帥一百倍。

徹說：「好啦好啦，別哭啦。妳怎麼這麼愛哭？」

是我愛哭？我深吸一口氣，咬牙切齒地對他說：「徹，你真的好倒楣，偏執如此怎麼可能幸福。你為什麼被甩，難道自己心裡一點都沒有數？你有。所以你活該被甩、注定被甩。你注定還要失去很多很多，不只是女朋友。」我捂住臉，這麼一想，喜歡上你的我自己也好倒楣，好活該。

大概是第一次見我這樣刻薄，徹楞楞地眨了眨眼睛，才後知後覺地反應過來，噗嗤一下笑出聲。他一邊給我遞來衛生紙，一邊笑著說：「可是妳也失去了這麼帥的男朋友啊。」

然後他的笑漸漸淡下去。

「但是不是這樣的。」徹又說。

他望著青川，雨水籠罩下的青川。遠處的街道像是蟄伏在霧氣中，只現輪廓的龐然大物。「但是不是這樣的，」徹輕聲說，「妳我分明都很幸運。」

你真的很自戀，我用你的理由又多一條。

愛情，排球，夢想，都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取捨之間決定你我去向。我攥著紙，慢慢地呼吸，慢慢地平靜下來。想了半天，最後留下分手祝福：「徹，祝你永不後悔。」

徹說：「這聽起來像是在罵人的。」我說道：「你別得了便宜還賣乖，能有個祝福已經是我仁至義盡。」

不然你還要我說什麼呢。我不祝你幸福，你這樣的偏執狂大概很難擁有。

我也不祝你健康，因為參與體育競技的人大概都會多傷多病。甘心也好，不甘心也好，放棄也好，堅持也好。我祝你不後悔，我知道你不會後悔。

所有的失去，所有的獲得，都是心甘情願。或許有沒有這句祝福，對你都沒什麼影響，但我還是要這樣說，還是要這樣祝福。

這是作為朋友的仁至義盡，作為前女友的最大體面，作為你跳海行為目擊者，還有作為一個人對你的感謝和愛。我第一次對你說這個字，也是最後一次對你說著這個字。教育旅行結束後我去找到父親對質，說出那個秘而不宣的事實，說出那句梗在我喉頭長達一年之久的事實。那時候我其實想起了你。即使你從未知道我從你那裡借來了一點點力量，但那又有什麼關係，我們之間沒有說出口的事，何只一兩件。

窗外雨聲漸息。我說：「可以問最後一個問題嗎？」徹笑了起來，有一瞬間我以為他要說，妳怎麼又變回這麼客氣？但他只是輕輕地點下頭：「可以啊。」

「你為什麼會答應和我談戀愛啊？」

徹想了一會兒，緩緩地說道：「妳當時在那裡哭，看上去像是不得不去做一件事情的我。」

分別時，徹說：「如果真的要留一個祝福，不如祝我下次比賽勢如破竹吧？」我說：「你真的好煞氣氛，分手現場還跟我提排球的事……算了算了，祝你每場比賽都勢如破竹啦。」

一月份的排球比賽，我也去了。此回不作為女朋友，作為普通青川的學生去看他。贏下了第一場。第二場。第三場。後來遺憾的敗給了另一所強校，止步於此，也沒能進入決賽實現他要打敗白澤的夢想。

結束後他領著隊伍鞠躬道謝，一字一句，擲地有聲。我站在數百人群中，作為淹沒沙灘中的一粒沙。看見他彎腰時頭頂露出的髮旋，看見他狠狠拍在隊友背後的一掌，看見他不現淚光的面容，只是冷靜，沉默，但鋒芒畢露。

這一回我沒再上前。我站在看臺上，看著他離去的背影。像是從不回頭，永不回頭。他就像吳剛在月宮外伐著永無可能伐盡的桂樹，做著永無盡頭卻又得不到結果的事，永不甘心，永不後悔。他跟在隊伍末端走出體育館的門，決絕的背影深深刻在我的腦海中，忽然讓我覺得他就是要去分開紅海的摩西。我在此之前認為人總該放過自己，比如我，比如徹。後來發現，有的人絕無放手的可能，因為無論放手與否都並不同於放過自己。好吧，那就往前走吧，一腔孤勇，永不回頭。徹，去破開海面吧，比摩西更盛大，誓言要貫穿整個太平洋。

三年後的高中同學聚會，又再度談起了徹。

我小聲問過一位徹球隊的友人，方知這已是他在阿根廷的第三個年頭。他說：「妳說徹啊，那傢伙，還不知在阿根廷哪裡廝混呢。」言畢他靜默片刻，又笑起了來：「不過，也祝他幸福吧，雖然這個……」

我和他不約而同地說：「大概很難。」我們有默契的相視而笑。

聚會結束，在回家的路上，見到天上有零星幾顆很亮的星星，不知道徹在阿根廷那邊看不看得見。

註1、註2：「青川」及「白澤」為學校校名。